

3132
86
4711

資產階級是怎樣 腐蝕革命幹部的

東北人民出版社

前言

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九年時即指出：「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和平』鬭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當一九四九年三月，革命即將在全國勝利的時候，毛主席又向全黨發出警告：「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會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砲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果然是這樣。從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深入開展後大量揭發出的事實看來，資產階級向革命幹部的進攻是瘋狂的、惡毒的；而我們有些幹部確是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砲彈」所打中了。

從本書蒐集的幾篇實例中，可以看出：一個革命幹部變成貪污分子，不僅是個人的品質問題，而主要的是由於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結果。比如有些曾經是經過考驗的老幹部，像本溪煤鐵公司經理處業務科副科長吳勇，他在抗日戰爭中曾英勇地與敵人作過戰，他被日寇俘擄後，曾遭受過無數次鞭打、過電等酷刑，終不屈服；但在資產階級「糖衣砲彈」的陣前，他變成了黨和人民可恥的叛徒，奸商們在他的「照顧」下，從國家和人民的手中盜取了十餘億的財富。又比如有些原本是勞動人民出身，在解放當時參加革命的工農幹部，像瀋陽市公安局的公安員苑喜明，他是貧農出身，土地改革時分得了房子和土地，一九四七年參軍，在和敵人作戰中曾立過功勞，也曾任毛主席像前，宣誓：願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但他在資產階級的拉攏與陷害下，並沒保住自己的誓言，而墮入了腐化貪污的泥淖。再比如有些原本純潔熱情的青年學生，像遼陽市（縣）糧食公司的開票員楊

易，是一個才滿二十歲的青年，他在工作上熱情的、積極的；但在資產階級卑鄙的威脅利誘下，他終於屈服在奸商的膝前，成為盜竊國家和人民財產三億六千多萬元的罪犯。

資產階級爲了滿足自己的貪慾，他們是不惜採取各種惡毒的手段對革命幹部加以陷害的。他們用交朋友、吹拍逢迎、請吃飯、送禮物、偽裝進步、介紹女人和公開行賄等陰謀詭計，將幹部拉入陷阱。請看周鴻恩、王齡等奸商是怎樣把孫建國拖下水去：他們首先從思想上向孫建國進攻，一次再次的進行勸誘，當孫建國有些動搖了，於是奸商們就展開了一連串的攻勢：吃飯、跳舞，更惡毒的是僱妓女打到孫建國的身邊，給奸商作暗探。就這樣孫建國被奸商俘擄過去。此後奸商便有計劃地佈置下大規模的陣勢，從東北到天津，奸商像一羣蒼蠅似的緊叮着不放，從四面八方包圍住孫建國。奸商們有了孫建國的「幫忙」，盜竊了國家的巨量財富，同時整個供應處也在奸商的進攻下，完全變質。奸商李子善陷害革命幹部的手段是更加露骨和毒辣，他用酒先把王甦灌得昏迷不醒，然後架到一家暗娼家去過夜，就這樣硬把王甦拖下水去。奸商衛太和對革命幹部的進攻，可以清楚說明奸商們的無孔不入和手段的兇狠，他僅僅由於修鐵這樣一個簡短的接觸，便向素不相識的林喜新進行了惡毒的進攻，把林喜新拖下水，當林喜新害怕犯罪的時候，衛太和說：「你過去幹沒幹？幹就別怕死。」衛太和還拖出另一個奸商來對林喜新加以威逼，該奸商並無恥地以自己的姪女爲釣餌，使林喜新繼續爲衛太和做盜竊國家資財的工具。奸商們勾引國家幹部的時候，可以用盡一切逢迎、拍馬、討好、獻媚，以至拿自己的妻女施行美人計，當他發現被陷害的幹部再無油水可撈時，便翻過臉來，一脚踢開。譬如奸商張德文當需要楊桂山爲他効勞的時候，儘可把楊的老婆當「老太」一樣孝敬，但當在楊桂山身上找不到什麼好處時，就兇惡的變了臉，強逼楊的老婆做妓女，甚至要強姦她。被陷害的幹部如果要向革命組織坦白自己罪過，奸商便想盡一切辦法阻撓破壞。奸商

李紹賢是剛受政府寬大釋放出來的反革命分子，竟以軟硬齊來的手段破壞梁乃桐的坦白。奸商先哀告梁乃桐說：「我剛被政府寬大出來，你千萬不能談，我給你叩一個頭。」說了這話後，看沒見效，便露出狠毒的嘴臉：「我幹過反革命你是知道的，如果你談出我們的事，我就咬你一口，說你和我在一起幹過反革命。」資產階級腐蝕與毒害革命幹部的狠毒事例，真是舉不勝舉的。

由於資產階級腐蝕幹部的結果，在經濟上使國家的大量財富被盜竊，危害了經濟建設與抗美援朝的偉大事業；在政治上，使某些政府機關的一部或全部變質，降低了黨與人民政府在羣衆中的威信。資產階級的進攻，對革命事業的損害，是如此的嚴重，因而，我們必須認清資產階級的本質，劃清思想界限，提高警惕，用實際行動——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以及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資財、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澈底粉碎資產階級的瘋狂進攻！

編者

目錄

資產階級陷害革命工作人員的惡毒手段	燕凌 (一)
談資產階級腐蝕勾引幹部的花樣和目的	魏克明 (一〇)
孫建國是怎樣被資產階級「糖衣砲彈」擊中的	朱波 (一五)
吳勇是怎樣墮入貪污泥坑的	周羣 (二〇)
奸商怎樣陷害了我	苑喜明 (二三)
剛滿二十歲的楊易是怎樣變成一個大貪污分子的	李潤泉 (二六)
陰險毒辣的奸商害了王魁	趙士成 (三〇)
資產階級對我進行了無所不至的進攻	孫杰 (三二)
時連泰被奸商惡毒地拖下泥坑	魯渤 (三六)
蘇奉欽是怎樣被奸商拖過去的	謝挺宇 (四〇)
奸商抓住了我單純技術觀點的弱點	方毅民 (四六)
林喜新是怎樣上了奸商圈套的	白天明 (四八)
記奸商張德文拉楊桂山水下的經過	潘荻 (五一)
梁乃桐是怎樣坦白和檢舉的	牟承啓 (五六)

資產階級陷害革命工作人員的惡毒手段

燕 凌

三年來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的猖狂進攻，除了正面的公開的張牙舞爪的猛撲之外，更狠毒的是巧妙地佈置下許多圈套和陷阱，或者從你背後悄悄地射來幾支冷箭。

試探性的進攻

奸商或者他們的代理人，到國家機關裏打交道，腰裏總會揣上一些上等香煙，假裝「借火」，逢人就送，嘻嘻哈哈，和善可親，和工作人員們拉家常，談心情。他們就這樣來摸許多人的「家底」，「心底」，摸着似乎是縫隙的地方或是薄弱的一環，就發動試探性的進攻：「成了一筆生意，你也辛苦了，這是一點介紹費拿去吧，理所應當。」「買賣裏的老規矩，收下吧！」你不伸手，他接着就又來了：「收下吧，沒事，你們那裏李主任早就接了一份。」「天黑人靜，這事就咱二人知道，心照不宣，你儘管放心！」你還是不收，他還有一套：「一點點小意思，既拿出來，你不收不是給我老王不好看嗎？」「這不是賄賂，是做爲一個新朋友個人送你的。」你依然不收，過後他還會用別的圈套來套你上鉤。他會把錢放在蒲包裏，上面放一層水果，趁你不在，送到你家裏，說是你要他帶回來的；他會抓緊過年過節的機會，把錢包成一個方方正正的紅紙包，送上門來，他認爲似乎這樣你就可以認爲比較「乾淨」些了。

資產階級毒害革命幹部的主要武器，自然是他們殘酷剝削勞動人民得來的染滿人民血汗的「錢」。不過，這個武器太扎眼，太容易使人防備；因此，他們就挖空心思，用種種辦法把他們的武

器偽裝起來。而且，在他們發動進攻之前，先用種種辦法解除你的武裝。他總要使你既感到沾了他的光，又似乎沒有做什麼虧心事。他留你吃飯，就說「這不是特意爲你預備的，我今天要請一個朋友」。他趁你睡着時，量了你的鞋子的大小，做好一雙皮鞋，然後向你說：「你這鞋太破了，多寒儉。我有一雙皮鞋，自己穿着小，沒有用，你試試行不行？」他故意說自己的水筆沒有墨水了，借你的水筆用，然後說你的新民筆很好用，硬要把他早預備好的派克水筆和你「交換」。他要拉你進舞廳、妓院，就向你說：「去吧，你們革命幹部要作羣衆工作，應當多見見世面。參觀參觀，沾不瞞你！」他們看準了某些人是經不起這種引誘的。有些純潔的革命工作人員，在吃了「糖衣」的一些「甜頭」之後，在「參觀」了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之後，就被弄得忘了革命的遠大前途，鬼迷心竅地說：「我不知道原來同一個城市中還有這樣自由自在的、令人陶醉的另一種生活！」他們就可恥地陷落在這腐朽發臭的、糜爛的「另一種生活」的泥漿裏了。

投其所好，乘虛而入

奸商們用他們特有的鼻子到處亂嗅，你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他都細心觀察。看到你喜歡什麼，他就來什麼，這樣不行，再換那樣。他總要找一個適當的射擊目標，把你打中。你說想買個皮大衣，可是不懂貨色，他就說「我可是個行家」。聽說你想買個錢，他就對你說「錢行我很熟，可以打七扣」。其實他根本不懂皮貨，也沒什麼熟人在鐘錶店，他特意去買了送給你，而只要一半價錢。你愛下象棋，他就專買一副精緻的棋子放着，自己也裝作愛下棋的樣子；他和你成了「棋友」，而且故意多輸幾盤，使你心滿意足。你愛玩撲克，他也找機會拉幾個人來玩，故意輸錢，無形中把賄賂送到你的手裏。你什麼都不接受他的，只是愛在公餘出去遊山玩水，他在星期日早上

就把汽車開來了，要你跟他一起郊遊。到了什麼公園，他硬要拉你一堆烏七八糟的商人、舞女來一張「合影留念」，你雖不樂意，但「盛情難却」。照片一到他手裏，他就有了誣贗你、威脅你的把柄，也有了「資本」向各處招搖撞騙，誇耀他有一個「朋友」是某機關的什麼首長。

「人情」

向一個人進攻多次，怎麼也射擊不中時，奸商就從這個人的周圍尋找「砲位」。他們多方面調查研究你的家庭生活，你的親朋關係，你的學歷經歷。蘇南常州分區的幹部，有很多是蘇北人，常州的商人們就派了好多人去蘇北，專門了解幹部的家庭情況，找尋進攻的道路。你的父母、愛人、兄弟姐妹以至表親，都會成爲奸商們開砲的目標。奸商先俘虜了他們，然後利用他們作爲向你進攻的副砲手，或者作了不自覺的砲架子，把你陷於四面被圍的境地。你和愛人正爲孩子沒法安置而苦惱，他就替你找一個私立的托兒所，把孩子送去，還不斷送東西去；到你發現時，東西已經用舊了，又賠不起，只好算了。偶然看到你母親從鄉下來信說，因爲災荒，生活困難，他就偷偷抄下地址，寄了錢去；或者在外出時故意繞到你家鄉，把錢送去。你父親死了他也要當作向你發動進攻的好時機，你妹妹結婚他也不放過送錢的「機會」。他甚至把你父母妻子兒女的生日都打聽清楚了，連你自己還沒有想到，他就送禮上門了：「今天是老太太的大壽，送點薄禮。」他千方百計地打聽出你是他的嫂嫂的娘家姑姑的丈夫的弟弟，也要來攀「親戚」，認作發動進攻的「好路綫」。雖然你過去根本不認識他，他也可以和你攀「同鄉」；他要他的小兒子鞠躬作揖拜你做「乾爹」；要把他的大女兒介紹給你的姪子做「對象」。你和他在小學、中學時同過一年半學，他也不放鬆這個機遇，他裝着多麼親親切切，和你談起同學時的一些情景，引起你的懷舊之情。然後，就使你

只看見「人情」，忘掉了階級，忘掉了國家，忘掉了人民。

「美人計」

金錢、物質、「人情」都打不動幹部的心，奸商就用上了女人。女人在資本家的眼睛裏就是玩物和商品。他們蹭躑够了女人，還要拿女人做騙人上鈎的釣餌。他會無恥地拍着你的肩膀問：「老弟結婚了沒有？想娘兒們嗎？」知道你還沒有愛人，他就會說：「兄弟，革命幾年，還沒有愛人，多麼艱苦！哥哥給你介紹一個，你看如何？這個人是我老婆的同學，長得十分人材！」知道你和你妻子合不來，奸商也會來挑撥：「像老弟這樣的人，應該找個稱心如意的好太太；離了吧，再找不難，我幫忙！看見你妻子不在身邊，他就要給你「找個女朋友玩玩」，「保險找到，保險滿意！」他可以僱一個妓女，說是他的表妹，介紹給你厮混。他可以把妓女叫到你房間裏來。有的資本家甚至讓自己的老婆親自出馬，公然無恥地說：「我有兩個太太，到我家來玩吧！」有的大奸商犧牲自己的女兒去勾引國家企業機關的工作人員住旅館。有的女奸商和娼妓無異，靠買弄色相勾引幹部，設立了大公司。

他們會告訴你：「吃飯、跳舞、交際、應酬，這也是工作方法。大城市和鄉下不一樣，你不學會這一套還能工作？」「這是逢場作戲，何必認真！常在外邊的人，誰也不那麼乾淨。」「怕什麼，換上便衣，不就沒事了嗎？」你仍然不願上鈎，他還會用另外的方式進攻：「你這個人真封建，這麼不開通，虧你還是個老革命哩！」

你終於失足了，染上了花柳病。你不敢到本機關的醫務所看，也沒有錢治；奸商看到你在爲這事苦悶，就又來了：「你這病我負責治好，出多少錢算我的。」他領你去打針、吃藥，就把你進一

步拴到他的尾巴上了。

「捧」你上天

用以上這些辦法都攻不動你，奸商還有惡毒的砲彈。他盡量捧你，把你奉承得迷三倒四，陷進他的迷魂陣裏。見到年輕的幹部就說：「這個同志，人真不錯，年輕有爲，做事能幹！」看見你穿着呢子制服，就忙着給你點煙倒茶；又聽到你說話是南方口音，就一個勁地恭維：「老革命，功勞真大，不簡單，太不簡單！」「你就像我的老上司，我跟着你一定有出路。」雖然你不過是個普通工作人員，他可以口口聲聲喊你「首長」。他們舉行一個晚會邀請和他們有往來的幹部參加；幹部進門時他們就高喊：「頭排二排是給首長們留的！」「全體起立，鼓掌歡迎！」奸商們對不久前已被處了死刑的大貪污犯宋德貴，不是就曾口口聲聲稱「宋大人嗎？」在騙了車皮運了木材之後，他們不是曾大擺筵席，開「慶祝採購木材勝利大會」（實際上是「慶祝偷盜、貪污勝利大會」），和宋德貴碰杯，高呼「宋處長萬歲」嗎？他們就是要把一些革命幹部高高地捧入雲霄直到把這些人摔下來，摔到他們的「宋大人」那樣的下場！

大迂迴

「捧」仍然不行，奸商還有一套把戲：一本正經，擺出進步人士的面孔，「放長綫，釣大魚」，向革命幹部採取大迂迴的戰術發動進攻。他們會說：「我也早就想參加革命，無奈家庭人口多，拖累得不行，不能不幹這個營生。好在發展生產也是爲人民服務。」他們會捏造一套身世：「我以前也是鬧革命的，在正定三區當過區委；以後來石家莊做地下工作，丟掉了關係，才不得不做

買賣餬口。」或者說：「老李，多年不見，我太落後了，以後多來我這裏談談，幫助我學習進步吧！」他爲了投合你的心意，脫下西裝，換上了幹部服。他盡量使你聽得入耳，看得入目，他盡量裝得進步，老實，騙得你的信任，使你麻痺起來，相信他沒有惡意，和他發生感情；然後逐步深入，攻進你的心臟。「我這個收音機放着沒用，你拿去吧，沒事聽聽時事，可以幫助學習。」「艱苦是完全應該的，可是爲人民服務，身體也是重要的，這些葡萄糖，你拿去補養補養吧！」繞了許多大圈子，歸根結底，就又把把你引到毀滅的路上去了。

圖 攻

單槍匹馬的偷襲無效時，奸商們就佈置下大規模的陣勢。

有些大奸商，最大的糖衣砲彈製造廠，是多方偽裝起來的。他本人裝得一本正經，儼然是最老實最開明的「實業家」。他的「基本字號」也比較規矩。但他却開了許多小廠小店，僱了一些人，或用他的親戚做經理，專幹非法的勾當，如果政府查出了，關門也不要緊。這樣的大奸商永遠也不出頭露面，頂多叫他的兒子女兒出面活動，他在幕後操縱一切，指揮他的隊伍向國家機關進攻。他甚至特別開設飯店、旅館、舞場、「茶座」作爲進攻的陣地。他指揮一羣嘍囉把革命幹部包圍起來。他們有的裝紅臉，有的裝白臉，有的唱青衣，有的唱花旦，在你周圍擺下陣勢，使你終於做了俘虜。「一人上了鉤，羣賊來吃肉。」他們只要突破了一點，就通風報信，大羣奸商向你輪番襲擊，像一羣蒼蠅似地撲在你的身上，臉上，三番五次死纏磨。有的用半開玩笑半威脅的口吻說：「那裏都是交朋友，他們怎麼對待你，我們也就怎樣，買賣決不虧你。」「不照趙經理一個樣，我可就要控告了！」他們還有更惡毒的辦法，在一個機關攻開一個缺口之後，就要你介紹他們的人進去；

打進去之後，就更便利地拉出來更多的人，又打進去更多的人；他們使不願上鉤的人受到諷刺、謾罵、打擊、排擠，從內部向正派的幹部展開圍攻。最後，把一個機關完全變成資產階級的機關。

流氓式的暗算

奸商們具有大流氓所有的一切特點，他們會大耍無賴，詭詐欺騙，用陰險狠毒的辦法暗算你。他們只要抓住你一點小辮子，你沒有決心趕快剪掉辮子，就騎虎難下了。

「我這個人好交朋友，今天咱哥兒倆去喝兩杯！」你說不會喝酒，他說喝點啤酒沒關係。喝着喝着他就摻上了烈性酒，直到把你灌醉。你醉了以後，他可以要的花樣就多了。他可以要你在不合理的合同上簽字；可以拖你到不乾不淨的地方去。他還可以拿一百萬元鈔票塞在你口袋裏，你發現了第二天要退還他，他馬上變了臉：「我給你的是一千萬！你還要假裝正經，不受賄，那你就把一千萬還我！」你和他喝過酒，大家都知道，你又拿不出一千萬元來，只好上鉤。他做的一件違法行為被查出要受罰時，他會苦苦央求你，說他一家子人生活怎麼困難，哭哭啼啼，引起你的同情。你暗地替他免了罰款之後，他就有了行賄的好機會：「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報答你！」你不接受，他又可以翻臉：「我只好把上一次事情去向政府坦白，你看如何？」他先小小地行賄，要一個鐵路人員偷賣給他一節車皮；第二次，他就要兩節；第三次，他就要四節。你不敢答應了，他就說：「你不幹，我就把咱們過去的事都『兜露』出來。」

他先用激將法故意奚落你，看不起你：「你看人家黃同志穿着呢子制服，多神氣！你幹了多年爲什麼還穿破棉襖？」「你一個老幹部爲什麼還抽黃菸末？」「我們可要換坐頭等車了。你是不是還是要按制度，坐三等硬席？」引起你的愛面子的虛榮心之後，他們就有機可乘了。一個老幹部不

滿意自己的職位，奸商也會抓住加以利用：「你是個沒文化的老粗，越往後越吃不開了。幹了這些年還不是個小股員！咱們合夥開個舖子，總比你當這個小幹部享福。」

他們有的明目張胆地說：「我過去是個特務，我在公安局登記過了。你如果不和我把那件事幹下去，我就咬你一口，去報告你過去和我是同夥，你受得了？」

奸商已經用他的圈套把你套緊了之後，事情鬧大了的時候，他怕暴露，就用更狠的辦法來擺佈你。他會狠狠地把你的幹部帽子摘下往地上一摔，威脅你最後再騙一筆款，完全脫離革命，和他携款潛逃。到半路，又把你撤下，他帶上錢偷偷地溜了。

一旦無用，一脚踢開

當奸商需要你的時候，他們裝出多麼甜蜜蜜的笑臉：「用錢時儘管說話，到我家去拿，多少都行。在社會上做事還能不交朋友嗎？多個朋友多一條路。」「自己兄弟，誰花誰的都沒關係，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咱這是共產主義，嘻嘻！」他甚至會酸溜溜地說：「交朋友要有誠心，交者不棄，棄者不交。」「老周，給我們好好幹吧，如果公司開除你了，我養活你一輩子。別說你一個，十個八個也不算什麼。如果你想娶老婆，咱們廠裏六七十個女工隨你挑。」到你真被開除了的時候，你對他沒有用處了，他就會立即把你一脚踢開，你去哀求他他理也不理你。他過去親熱地給你找房子；你調動了工作崗位，對他沒有什麼幫助時，他就讓你馬上搬家；甚至你妻子正在生孩子，他也不理會，「你在馬路上養孩子我也管不着，馬上給我騰開！」你要調到別處工作了，也不能再幫助他了，他就要你馬上「把賬還清」，要把過去受他的賄賂全給他「吐出來」，不然，「就告發你」。瀋陽有一個受了賄賂的幹部調到別處工作了，妻子還住在奸商家裏；奸商感到這個幹

部對他沒有用處了，就任意欺侮他的妻子，還造謠說「他在別處另找了對象，不要你了」。他逼她做娼妓，以至要強姦她。這個幹部有把柄在奸商手裏，知道了這些事也只能像啞叭吃了黃連。

同志們，警惕啊！

資產階級就是這樣向革命工作人員進行惡毒的進攻的。這些醜惡的事情，只不過是掀開資產階級的「華貴」的帷幕的一角就看到的。而且有些實在太醜，我們甚至怕沾污了潔白的紙張，怕侮辱了讀者的眼睛，不能都赤裸裸地展覽在這裏。

對於這些事情，也許有人不敢相信，那麼，你們隨便找幾個奸商去問問吧！可以問北京前「海通貿易公司」經理董建文，瀋陽「鴻大行」經理周鴻恩，上海華星農具五金機廠經理孫達凱，石家莊慎記五金行經理呂清秀，長沙東亞營造廠經理蘇旦，西安大通運輸公司副經理張光甫；更可以問那個向六十三個機關一百零四個幹部行賄的天津新華木行的大老闆，或者隨便問另外的那一個奸商都可以。他們可以給你指出他們做了這些勾當中的那一些。

究竟什麼是「糖衣砲彈」呢？以上就是一個簡單的解剖圖。

資產階級是有更醜惡、更無恥、更陰險、更狠毒的武器的。

同志們，警惕啊！

（原載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九日「人民日報」）

談資產階級腐蝕勾引幹部的花樣和目的

魏克明

隨着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鬭爭的展開，深刻地暴露了資產階級腐蝕幹部、向革命隊伍進攻，是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的。許多幹部的腐化變節，便是上了他們部署好了的圈套，墜入預置的陷阱。

資產階級腐蝕勾引幹部，一般採用下述的步驟和方法：

首先是了解情況，尋找弱點。他們「如蠅逐羶」地到處追逐進攻的對象，選定目標以後，便從各方面偵察情況：是新幹部或是老幹部，是薪金制或是供給制，是什麼成分，有什麼社會關係，有什麼嗜好等。他們察言觀色，從衣着修飾上去研究。據「不拉攏不找竅，不去幹營造」的營造商供稱，他們對幹部首先考察三點：頭髮光不光，皮鞋亮不亮，衣服講究不講究？來估計對方是否會受騙。他們有計劃地派人去調查，常州商人就派過許多人到蘇北（許多幹部家在蘇北）去調查幹部的出身、社會關係和嗜好；上海莊子記五金號竟以「釘梢」的辦法，去偵察幹部的情况，以尋找弱點，達到「投其所好，送其所要」的目的。所以他們的情報是很靈通的，有些機關內部的一舉一動，他們都清清楚楚。華東紡管局職員徐笙馥，失掉了一支鋼筆，剛在辦公室內貼一張尋筆的條子，馬上就有新中梭子廠等幾家廠商送來六支派克筆。

他們從許多立場堅定幹部那裏碰了釘子，受到教訓，知道盲目進攻是不會成功的。接着便是分路進攻，安下據點。資產階級向幹部的進攻，花樣是很多的，因人而異，但通常用的有下述幾種：

一、政治進攻。資產階級本來是沒有什麼政治資本的，他們除掛上「進步」面具無恥地捧場

外，只能對某些落後人員，偷偷摸摸地散佈「人生唯我」、「享樂第一」等腐臭的論調，以銷磨幹部的革命意志，如人民銀行皖北分行幹部張光喧，在裕豐、榮陞等糧行購糧時，這些奸商便將他包圍起來，說什麼：「人生在世誰不要享樂？搞革命也要圖個吃喝。」於是每天花天酒地的讓他「享樂」，張終於被拖下水，他們便拿填糧以高價賣給國家。這些人面獸心的商人常常裝出一副醜態，口口聲聲稱「朋友」，對幹部生活清苦表示「同情」，以此來打動他們的心。泰州奸商坐探劉桐，對蘇北康復醫院幹部說：「你們這樣苦，就不想點辦法嗎？如果去上海玩，我帶去，保險到處玩得開。」結果便慫恿四個人到了上海，幾天花了一千多萬，報不了賬，便在奸商幫助下開始貪污，而這家奸商便與該院副院長及其他貪污分子一起，盜騙了國家財產一億三千萬。他們常常因「攻心」成功而自鳴得意，上海大康藥房老闆王康年竟無恥地說：「大康就是幹部思想改造所，凡來大康做生意的都可以得到改造。」其狂妄程度，以至於此！

二、金錢收買。資產階級是相信「錢能通神」的。他們就以金錢爲餌，來勾引幹部上鉤。他們通常的作法，是請吃飯、看戲，送東西、送錢，以至拉作股東，給乾薪。除隱藏在革命隊伍內的敗類和未經改造的舊人員外，一般被騙幹部開始時多曾一再拒絕賄賂。但奸商與不法資本家的臉皮是很厚的，他們挖空心思，想出許多進攻的辦法：一封拜年信內，裝上一張支票，一包「壓歲錢」就有一兩黃金。他們常以「借」的形式出現，以「小意思」開始，先抓住你的「小辮子」，逐步地將你拖下水去。蚌埠榮泰營造廠老闆徐開源，在進攻蚌埠中榮派出所副所長時，送東西，不要；送鈔票，不要；送銀元，不要。這個老闆便要賴皮了，他假裝有事，到這個副所長辦公室談話，臨走時，偷偷地把五萬元壓到辦公桌上，就這樣橫拖順曳地將這個副所長拉下陷阱。有些奸商並設有行賄機構和設備：上海大康藥房特設勾引幹部的「外勤部」。永祥華行老闆陳國鎮，特在他的住宅樓

下開「寄售行」，每請幹部赴他的「家宴」時，都先讓他們「參觀」，見幹部對某種東西表示喜愛時，即說：「算什麼，拿去好了。」幹部一旦接受了他們的賄賂，便如魚上鉤，他們便在革命隊伍內紮下據點，來共同盜竊國家財產。資產階級就這樣利用金錢來幹傷天害理的勾當。所以有人罵金錢爲「臭錢」，其實，錢本身並不臭，這種利用金錢的人，倒確實是臭的。

三、利用婦女。這是資產階級最狠毒也是最卑鄙的行爲。他們引誘幹部吃女招待、跳舞、嫖妓女，介紹「愛人」，他們可以給六十幾歲的幹部介紹一個二十歲的「愛人」。他們並利用自己的妻女姐妹來勾引幹部。上海永祥華行老闆陳國鎮，就是以小老婆鄭小楓來引誘幹部上鉤的。南京中央鮮果東號老闆彭渭泉，引誘某部幹部張超做他的「乾兒子」，命張超叫他老婆做「乾媽」，並當面要他們「親熱親熱」，最後就將張超與他老婆關到一間房子裏，讓他們發生關係，來共同盜竊國家財產。是的，「資產階級撕破了家庭關係上所籠罩着的溫情脈脈的紗幕，並把這種關係化成了單純金錢的關係。」（共產黨宣言）只要能騙錢，什麼道德，什麼愛情，在資產階級眼中都是一文不值的，任何下流的臭不可聞的勾當，他們都幹得出來。資產階級本質是臭的，難道還需要更多的證明嗎？

但是，資產階級並不滿足於在革命隊伍內紮下些孤立的據點，在達到上述目的後，便步步爲營，層層深入，擴大佔領範圍，妄圖控制整個的單位或一個地區，明目張胆地向國家進攻。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經達到了這個目的，其所造成的惡果，也就特別嚴重。

有的控制了國家政權機關。如濟南中興誠染織廠負責人寧子美，以送錢開始，收買了濟南公安第三分局第七派出所所長劉傳聲，於是擴大進攻，結果全所十二個員警，十一個被拖下水了。他完全控制了這個國家的公安單位；並派遣四個爪牙打進來，他們完全爲資產階級服務，橫行無忌，到處害人，羣衆稱之爲「四大家族」。